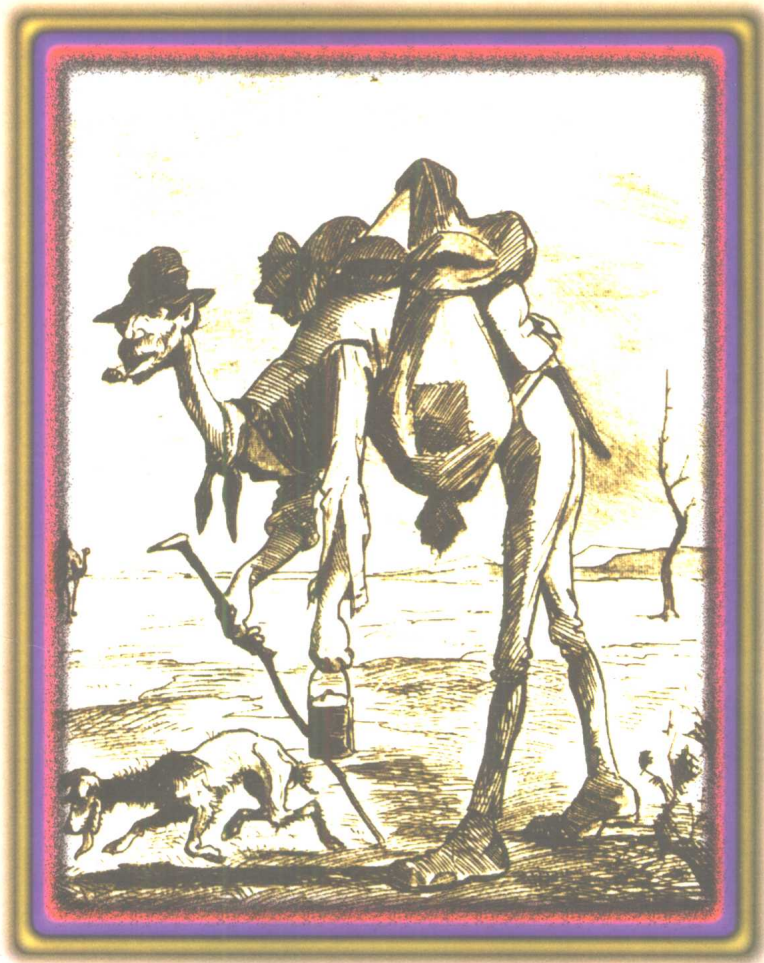


INVENTING AUSTRALIA

创造澳大利亚

Inventing Australia



〔澳〕里查德·怀特 著
杨岸青 译 杨志达 校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Inventing Australia*



RICHARD WHITE

INVENTING AUSTRALIA

Images and Identity 1688-1980

First published in 1981 by

Allen & Unwin Ltd

9 Atchison Street

St Leonards, NSW 2065

Australia

根据艾伦与昂温公司 1981 年版出版

责任编辑：周 祥 封面设计：王玉辉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插页：1 印张：7.125

字数：164000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2-02713-0/Z · 300

定价：12.00 元

校译者的话

经与澳大利亚艾伦与昂温出版公司 (Allen & Unwin) 联系, 同意我们翻译出版该公司出版的里查德·怀特 (Richard White) 的历史著作《创造澳大利亚》 (Inventing Australia)。此书也是西风翻译社“澳大利亚丛书”的第一部社科翻译作品。

怀特现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历史系的高级讲师, 写过许多澳大利亚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主要作品有:《仿制作品一号: 对 19 世纪澳大利亚的反思》 (Pastiche 1: Reflections on Nineteenth Century Australia, 1994)、《牛津澳大利亚旅游文集》 (Oxford Book of Australian Travel Writing, 1996)、《注释澳大利亚海外旅游传记》 (Annotated Biography of Australian Overseas Travel, 1996)、《回忆与梦想: 对 20 世纪澳大利亚的反思》 (Memories and Dreams: Reflections on Twentieth Century Australia, 1997) 等。《创造澳大利亚》1981 年问世以后, 几乎每年重印一次。

《创造澳大利亚》是一部独特的澳大利亚史书。此书从欧洲殖民者登上澳大利亚

FG26/48 01

INVENTING AUSTRALIA

这块大陆开始写起，直写到近代。貌似本概况书，其实不然。作者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以尖锐而正确的观点，批判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观点近乎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得这部史书成为研究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传统、人民、意识形态等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作为澳大利亚的白人作家，又生活在一个不时掀动排外浪潮、主要是排斥亚洲人浪潮的社会，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怀特不愧是一位严肃、正直的历史学家。

本书在道德范畴方面把澳洲土著与白种文明人作了比较，并对前者加以赞美，对后者作了谴责与批判。这种爱憎分明的笔法，使人联想到本杰明·弗兰克林的《关于北美洲野蛮人的评论》。两位作者对种族歧视与殖民主义的批判，充分体现了民主主义与高度的人权思想。

作者在本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政治见解。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最有影响的形象是那些为更广大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形象，因为知识分子要依赖统治阶级的恩施。每个有势力的经济集团都喜欢自诩为‘民族个性’的代表，并将自己等同于‘民族个性’，从而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以这种世界观来看问题，就不存在阶级冲突，而且性别和种族剥削也被抹杀了。”

在第一章里，作者写道：“在这些人看来，蒙昧的人生来就是邪恶的。而对某些人而言，这就证明了‘文明’人虐待和驱逐土著人是正当的。这种观点使得英国法律可以无视土著居民对自己的土地的要求。”

作者在第一章的结尾又写道：“（澳洲）土著人的情况比较糟糕。在欧洲，他们仍然是澳大利亚的代表，作为稀奇古怪的自然物被摆在植物与动物的旁边。在澳大利亚，当‘成为澳大利亚人’的概念在欧洲殖民者中间形成时，土著人越来越无法代表‘澳大利亚’了，最后则完全被赶出社会。对于大多数殖民者来说，他们是讨厌的家伙，有时比较滑稽，有时比较恶毒，但是对于一个文明的澳大利亚社会，他们总是一块绊脚石。最终，他们得到的是当‘我们土著人’丢脸。他们的形象除了在郊外的后院做花园装饰品和在纪念品商店当烟灰缸之外，再也不能代表澳大利亚了。”

这就是殖民史。殖民者的哲学就是强占他人地盘，反客为主，反主为奴，被征服者先是被圈起来，然后逐渐被消灭。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是这样，澳洲土著的命运也是这样。

书中类似的精彩评论还很多。据此，我们认为，这部史书是一部研究澳大利亚

INVENTING AUSTRALIA

的重要著作。作品文笔精炼，说理性又很强，因而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本书由杨岸青翻译，杨志达校。译者系国际关系学院英文系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已出版过译著《现代素描技法》、《人体美术》（均为合译），又参与了商务印书馆的《康普顿百科全书》的翻译。校者系云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主编、校订等的作品已20余部。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澳大利亚大使馆前任文化参赞彼得·布朗（Peter Brown）先生和澳大利亚理事会（Australia Council）的尼古拉·埃文斯（Nicola Evans）女士对本书的推荐，感谢艾伦与昂温公司的安吉拉·纳莫伊（Angela Namoi）女士的大力支持，以及作者里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先生的帮助。对书中的一些疑点，我和杨径青于1997年12月间与怀特先生在其悉尼大学的住所进行了讨论。

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国内知名的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程志方先生、副总编张立先生与责任编辑的帮助。

杨 志 达

1998年5月于云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引 言

这是一部饱含民族意念或感情的历史，绝大多数的新国家都经历了创造民族个性的历程，但澳大利亚却长期以来总是养着一大群形象创造者，为的是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人。在它整个的白人历史中，有过无数次将澳大利亚诉诸笔墨并捕捉其本质的尝试。人们的目的不仅是描绘这个大陆，而且还要赋予它一个个性、一种性格。他们把这个称之为澳大利亚，但是这更可能是反映了其创造者的希望、恐惧或需要。本书从威廉·丹皮尔对于“新荷兰贫穷的眨眼人”的描绘开始，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公司广告结束，努力追溯这一切，以期解释澳大利亚的含义所在。

把问题搞明白了，并不发什么奖金。没有澳大利亚首次以其“本来面目”被人了解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澳大利亚等着让人去揭示。民族个性是一种创造。询问有关这个实实在在的澳大利亚的这种看法是否比另一种看法真实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

INVENTING AUSTRALIA

们统统都是理性思维的产物，简练、严谨、易懂——而且必定是错误的。它们统统都是被武断地强加在形形色色的景观和居民，以及各种各样纷乱庞杂的社会关系、态度和情感上面的。当我们审视有关民族个性的观念时，我们需要询问的不是它们的真伪，而是它们的作用，它们是谁创造的，又为谁的利益服务。

试图对澳大利亚特色的渊源加以诠释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使这个问题更具神秘色彩。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史学家们也可能是形象创造者。许多人企图捕捉到“真正的”澳大利亚或是“典型的”澳大利亚人，便把目光牢牢地盯住这块国土与其民众的独特之处，在罪犯、丛林土匪、剪羊毛者、桉树和广漠的空间之间结束了他们的探求。但是这些不过是构筑形象的一些素材而已。要了解他们被以某种方式凑到一起的原因，我们需要审视其它的一些促使澳大利亚个性成型的、不太独特的力量。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影响。

首先，民族个性是在现代西方关于科学、自然、种族、社会和民族的观念的框架中创造出来的。这个民族个性概念不仅是欧洲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且澳大利亚个性的每一个补充，都反映西方变化中的理智的需要和风尚。换句话说，“澳大利亚”的概念本身不仅是欧洲的一项发明，而且像查尔斯·达尔文和拉迪亚德·吉卜林这些人对澳大利亚的含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也不亚于阿瑟·斯特里顿或亨利·芬森。民族个性并不像某位满腔热忱的民族主义者所说的是“自己从祖国那纤弱的生殖器官里产生出来的”，而是欧洲人带来的“文化行李”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仍在使自己受到它的拖累。

形成澳大利亚个性的观念的第二个影响是知识分子，或是对其定义直接负责的那个阶级的人——作家、艺术家、报界人

士、历史学家、批评家。当那个阶级的构成和影响发生变化时，他们心目中的澳大利亚的形象也随之改变。19 世纪的文人、颓废的职业艺术家、20 世纪中期的学者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澳大利亚，他们都有兴致宣称自己眼中的形象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因为这样可以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要了解他们塑造的形象，有必要记住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观念以及他们与社会其它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

这又将我们引到了对民族个性形象的第三个影响：那些在社会中行使经济权力的集团。民族个性的出现是为了服务于一种社会功能。当知识分子塑造这些形象时，他们不是在一个真空里工作。最有影响的形象是那些为更广大的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形象，因为知识分子要依赖统治阶级的恩施。每个有势力的经济集团都喜欢自诩为“民族个性”的代表并将自己等同于“民族个性”，从而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以这种世界观来看问题，就不存在阶级冲突，而且性别和种族剥削也被抹杀了。“民族利益”看上去应该造福于人人。

然而，“统治阶级”和“民族个性”之间的关系比这种观点复杂得多。首先，尽管统治阶级之外的集团不可能占主导地位，但他们可以发展它们自己对民族个性的观点。其次，统治阶级并不统一，而是包括了时常互相竞争的强大的经济集团。其结果是，民族个性一再遭到破坏，受到怀疑，并被重新下定义。有关澳大利亚个性最早的争论牵涉到互相抵牾的英国集团。在澳大利亚，从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中期，竞争是在早先占统治地位的畜牧业和势力日渐强大的地方制造业之间展开的。澳大利亚的畜群受到了澳大利亚工厂的挑战。在这段时期，人们竭尽全力地促进相互对抗的澳大利亚个性，绝不是巧合。

INVENTING AUSTRALIA

因此，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真正的”澳大利亚。从得出结论的其他人的尝试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有关旅行者和旅行本身的情况，但对于目的地则一无所知。什么也没有。



云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杨志达在怀特家与怀特讨论《创造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理事会文学基金经理麦克法则恩（右）、澳大利亚理事会文学出版计划主任埃文斯（中）与云南大学外语系教授杨志达（左）在澳大利亚理事会商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译介。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康丹（左二）及助理张立鹤（左一）与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石振勤（右四）、版权处张晶（右三）、云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戴抗（右二）、云南大学外语系副教授杨铃青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讨云南与澳大利亚的文化交流。

目 录

引言	(1) <i>Introduction</i>
未认识的澳大利亚大陆	(1) <i>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i>
人间地狱	(20) <i>Hell Upon Earth</i>
工人的乐园?	(36) <i>A Workingman's Paradise?</i>
另一个美国	(59) <i>Another America</i>
民族类型	(79) <i>The National Type</i>
放浪形骸的文化人和灌木地带	(106) <i>Bohemians and the Bush</i>
年轻、白皙、幸福和健康	(139) <i>Young, White, Happy and Wholesome</i>
澳大利亚士兵英雄	(156) <i>Diggers and Heroes</i>
成长	(176) <i>Growing up</i>
每个人和他的霍尔登车	(199) <i>Everyman and his Holden</i>

未认识的澳大利亚大陆

我站起来……并且主张，不要仅凭我们自己国家的动物与人，来不公平地判断动物与人。

范妮·伯尼于 1774 年 3 月

在欧洲人首次踏上这块我们现在称之为澳大利亚的大陆的几个世纪以前，希腊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已经详尽阐述了爪哇岛以南某处的一块陆地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想像的产物，而非出自体验。他们讲述的关于金殿、传奇式的食肉猛兽、女人国或小人国的故事，要么是与宗教的信仰有密切关系，要么就是他们的科学的延伸。

16 世纪和 17 世纪期间，更为切实的想像——香料买卖的利润、要拯救的灵魂、有待发现的科学兴趣——吸引西欧人去探索这个“未被认识的澳大利亚大陆”。阿尔韦罗·德门达尼亚于 1567 年与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基洛斯于 1605 年由西属秘鲁的卡亚俄出

INVENTING AUSTRALIA

发，去为西班牙和天主教占有这块陌生的土地，但是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踟蹰不前，最后打道回国。葡萄牙人可能是沿着东海岸航行，抢在西班牙人的前头去寻找想像中的大陆的财富。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财富。自1606年起，荷兰人将大陆北边和西边的海岸线拼凑起来，并称之为新荷兰。他们没有找到金子或香料，发现的只不过是沙子、苍蝇、赤裸的野人和为数寥寥的怪诞的动物而已。1642年，阿韦尔·汉斯苏恩·塔斯曼在南边发现了水和林木都很理想的较好地区，并将它命名为安东尼·冯·迪门斯兰德。但是他几乎没有考虑到，出于简洁的缘故，而没有留下任何详尽的描述。尽管有证据表明这块陆地有人居住，但是和土著没有过接触，而且似乎也不太有可能进行过有利可图的交易。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认为这块新大陆几无可取之处。他们以后势必不再和澳大利亚这个概念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他们绘制的图景激发不起人们更多的兴趣，他们给它所起的名字——Terra Australis(澳大利亚大陆)，Austrialia del Espintu Santo(神圣精神的南方大陆)，Zuidlaud(南方大陆)、New holland(新荷兰)、Dan Diemens Land(范迪门地)——也被废弃不用了。倒是英国对于新大陆的描绘被证明是影响不小而且非常持久的，它必然要吸引更多人的兴趣，激发其开发热情，并将殖民者带到了这里。这根本不是因为英国人超乎寻常的执著，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来到的是澳大利亚较为富饶的东海岸这一事实。更确切地说，原因是欧洲人对人、自然和科学的态度和好奇心发生了一场革命。

□□丹皮尔大失所望

如果我们将两位英国人大肆宣传的这块大陆的形象——即17世纪末丹皮尔的描绘和接近18世纪末库克的描绘——加以比较的话，这场革命就会一目了然了。威廉·丹皮尔分别于1688年和1699年航行到了当时被称作新荷兰的地方。他每一次对陆地、地上的植物和居民的描述都比较详尽，但就是和荷兰人的描述一样不讨人喜欢。像荷兰人一样，他抱怨连天。土地贫瘠，苍蝇成灾；水即便找得到，也是咸的；树木生长不良，不产果实；可以作为食物来源的动物也不充足。

他将最生动的语言留给了土著居民——“新荷兰贫穷的眨巴眼民族”。他用令人作呕而又很形象化的细节描写，记述了他们的外貌和习性：

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默诺马塔帕的霍马多德人尽管是一个龌龊的民族，但就财富而言，与这些人相比，他们就算绅士了；他们不像畸形丑八怪人也有房屋和皮衣、绵羊、家禽以及水果、鸵鸟蛋与牲畜等；若是不注意他们长的人样，他们和畜生几无二致。他们个子很高、窄扁身材，较单薄，四肢又小又长。他们脑袋大，额头圆，眉毛粗浓。他们的眼皮半张半闭，不叫苍蝇飞上眼睛……他们长着一张长脸，叫人看了很不舒服；脸上的五官无一样生得得体。他们一头黑发，又短又卷，像是黑人的头发；但不像一般印第安人的头发那样又长又直。他们的脸与身体的皮肤乌黑，像几内亚的黑人。